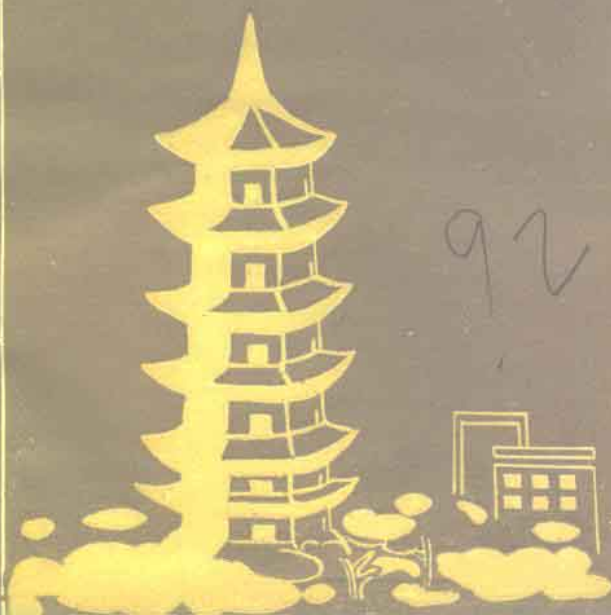


13.05

永春文史資料

92 第十二輯



永春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永春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十月

刊名题字：梁披云

封面设计：方永宗

主 编：王大贞

编 委：李世山 黄怀远

魏献通 陈筹成

校 对：孙建斌 郑惠文

永春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永春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地 址：永春县衙口街1号

批准证号：泉新出字第0152号

一九九二年十月

福建省永春县印刷厂承印

目 录

纪念尤扬祖先生诞生100周年、逝世10周年

回忆我的父亲·····	尤瑞兰 (1)
敬怀叔祖父尤扬祖先生·····	尤南郡 (11)
尤扬祖先生捐资兴学二三事·····	李世山 (18)
尤扬祖与猛虎柑桔场·····	陈文敬 (23)
金色的丰碑——缅怀尤扬祖先生·····	刘永乐 (29)
五律·····	李世山 (30)

纪念永春第三中学建校50周年

永春第三中学校史·····	林清和 颜建国 (30)
怀念母校永三中两位老师·····	林多速 (40)

永春籍文人录

记五位永春籍研究员·····	孙建斌 (46)
群星灿烂	
——记几位永春籍教授·····	孙建斌 (51)
眼科专家郑瑞琼教授·····	郑惠文 (63)
诗人晓帆和他的诗·····	郑天采 (65)

华侨史料

记三位永春籍南侨机工	
——林广怀、刘瑞齐、颜世国·····	林少川 (68)
梁清辉传·····	梁天成 (80)
菲华实业家周卿云·····	郑流年 (85)

星马永春东山颜姓华侨分布概况……………颜春木整理（87）

民国史料

民国时期永春两件政治暗杀案……………许清瑞（91）

永春十八年来大事记（续）……………则 庆整理
章 英校注（99）

永春三十年来的断片……………黄文标原著
章 英整理（122）

当代史料

康明深暴乱的前前后后……………林士念（128）

永春风物

鼎仙岩记……………郑天采（134）

记联发仿古工艺品有限公司……………郑流年 王南斌（138）

回忆我的父亲

尤 瑞 兰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七日，最亲爱的慈父因病永远离开了我。巨大的悲痛使我长时间地难以从痛苦中自拔，虽然同父亲的永别距今已经十年了，但父亲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一切的一切，仍历历在目。每次想起都不禁凄然泪下。

我的父亲名逢春、字扬祖。他的爱国赤忱和创业雄风，使我永志难忘。

记得那是在一九五〇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祖国的解放使父亲十分激动和欣慰，他出于对祖国的眷恋和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爱戴和信赖，立即把我的大姐姐送到燕京大学读书。

一九五一年，父亲又把我的二姐送回国，到哈尔滨大学读书。

一九五二年，父亲任印尼华侨观光团副团长，率领华侨回国参加国庆观礼，亲眼看到了我们祖国，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各项建设欣欣向荣，社会气象焕然一新，父亲说他“感到万分兴奋与鼓舞”，进一步坚定了回到祖国定居的决心。

但不幸的是母亲在这个时候去世，使父亲和我们全家万分悲痛，由于料理母亲的丧事，当年回国的心愿未能实现。

一九五三年，父亲看到返回祖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即毅然带领全家，回到了祖国的温暖怀抱，实现了父亲回国定居的夙愿。

我们回到家乡，父亲要让我们先在农村生活一段时间，为的是让我们体验广大贫下中农生活的酸甜苦辣，培养我们吃苦耐劳、朴实勤俭的品德。父亲让我们同姑妈和二哥二嫂在一起生活。

姑妈常对我们说：你们的妈妈去世早，父亲带着你们这群孩子，不容易啊，你们要懂事，多多体谅父亲，听他的话！你们的父亲带你们，就象公鸡带着一群小鸡，难为他啊，你们不仅要听话，还要体谅他。

姑妈的话，我们一直铭记在心，我们都很听父亲的话，同姑妈一起在农村过着简朴的生活。而父亲自从把我们送到老家后，就自己只身前往北京忙于工作了。

一九五五年六月，父亲才把我们从永春老家接到北京，自购了房屋，把我和小弟弟志亮安置在汇文小学，二弟在育英小学，大弟弟住在家里，在二中念书。哥哥由于大脑有点毛病，留在永春老家。安置好我们以后，父亲自己又只身回到福建省工作（当时父亲担任福建省副省长）。

在我的记忆中，那些年同父亲在一起生活的的时间不多，但父亲对我们严格的教导与慈母般的爱护使我难以忘怀。

那几年，我们未成年的几个兄弟姐妹都在校寄宿。记得那时，每星期一早上吃过早饭，三轮车工人王师傅就来接我和弟弟去上学，直到星期六午饭后才来学校把我们送回家。

父亲总是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工作，平时同我们是难得

住在一起的，只有在“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他来北京参加国庆等活动时，才有机会和孩子们在一起欢聚。

当时，父亲来北京参加国庆节观礼，晚上参加焰火晚会，我们这群孩子是多么想和父亲一起度过那欢乐的时光啊，但父亲总说，我这是公事，不是去玩，不能带子女去，如果每个参加观礼的同志都带着孩子，那观礼台容得下吗？

父亲虽然有地位，有钱，但他从不依仗权势，凡事主张自己动手，如一九五七年，小弟弟需要住校学习，但当时学校已没有床，父亲得知这个消息，马上自己动手做了一张床送到学校。

父亲有个规定，即每星期六下午，我们从寄宿学校回家，要先吃打蛔虫的药，才能吃晚饭。

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每星期天让保姆休息，我们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如洗衣服、整理自己的东西、洗澡等，中午饭也要自己做，把自己的事情都办好，才能出去玩，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天也就只有半天玩的时间。

父亲对待工作严肃认真，对自己也非常严格，他从不利用公车办私事，也从不让孩子们乘坐他的车子，平时我们出门办事都是步行或是乘公共汽车。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年代，我们家门口就有“大锅饭”（公共食堂），我们图省事，就去吃大锅饭。父亲知道后，温和而又严肃地对我们说：“好孩子，不会做饭是不行的，以后还要和原来一样，自己做饭自己吃，一定要养成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习惯。”我们听从父亲的话，仍旧自己做饭。

父亲对祖国的热爱，对自己的严格克己，还表现在他从不舍不得多用公家的钱。父亲看病吃药从不向公家报销，一直是自费。直到一九七一年，父亲病得很重，看病和药费都很贵，我们瞒着父亲才报销了一部分药费。

父亲对我们说：“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国家给我这么大的荣誉，我对国家贡献却很小。”出于这种思想，后来父亲就不用秘书了，凡事自己亲自做，也不用小汽车了，出门坐公共汽车。

一九五七年，我升入北京第七十九中学，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和小学老师的熏陶，在中学积极参加了团课学习，第二批入了团，一直担任班干部，上高中以后，担任班长和华侨学生组长。一九六三年，我到华侨补校上学，担任团支部书记。

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但在生活上十分关怀和爱抚。我从永春农村到北京时，得了恶性贫血，身体一直不好。父亲每次来北京，都请名医为我治病，还买来沙丁鱼、猪肝等食品，亲自下厨房做饭，换着样儿让我吃，补养身体。我想到自己自幼丧母，父亲又当爹又当娘，年岁已高，工作那么忙，还这样对我关怀备至，吃着父亲为我精心做的菜，我不禁泪如泉涌。这时，父亲安慰我说：“你身体不好，浑身都是病，我工作太忙，照顾不过来，我是感到对不起你……”。每星期一早晨，父亲就把一个星期我需要吃的药给我带好，让我在学校按时吃药。我的朋友家里用烤箱做出的可口食品，经常给我送到家里，只要父亲在家，就及时给我送到学校。

父亲还特别注意我们对子女的教育，他常说：对待孩子的教育，要象盖楼那样，地基一定要打好，不然楼盖得

越高就越容易倒塌。一九七二年，我在和平里第九小学当会计，有一个星期六，下班后，我把孩子冬冬从幼儿园接回来（当时我和父亲住在一起），我刚把孩子放到客厅，准备做家务，孩子就嚷肚子痛，我不耐烦，对孩子发脾气。父亲说：“你母亲生了你们八个孩子，把你们一个个养大。你们自己做了母亲，就这么一个孩子，对待孩子还不耐心。”父亲从柜子里拿出一瓶柏树油，在冬冬的肚子上涂了些，又用一块布把孩子的肚子包上，过了一会儿，孩子的肚子不痛了，竟睡着了。

还有一次，我的孩子玩一把小铁锹，不小心把手套进铁锹的把里，拿不出来了，急得直哭，我父亲见此情况，马上让我们用肥皂水润滑孩子的手，顺利地把孩子的手退了出来。父亲说：你们要小心，千万不要让孩子玩危险的东西。

父亲对子孙们寄予厚望，他对我和我爱人说：“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要好好培养孩子，将来他们长大了，会比你们强。”

令人痛心的是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开始了，我们全家都受到了冲击，我本来就身体不好，精神上又遭到打击和刺激，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我能回忆的情况不多。我只记得有一次，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之后，被打倒的干部们都被命令出去扫雪，我父亲年龄大，患了心脏病，又得了肺气肿，身体不好，数九寒天，在冰天雪地中，怎能支持得下去，医院开了证明，才被允许留在家中。但那些“革命小将”不让他休息，要父亲在家里写“检查”，读“老三篇”，揭发“黑线人物”……。这段历史对我刺激太大，很多事情当时真是难以理解和想

象。我的父亲在国外原有万贯家资，不愿享受，而一心向往祖国，回到祖国怀抱，把精力和财产无私地奉献给党和人民，奉献给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父亲在海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威望，但他这样的人，在运动中也不能幸免于难。

我的父亲出身贫苦，他早年丧父，家庭经济很困难，在他十一岁时，才进入私塾念书。在读书期间，还要经常上山砍柴，所以时读时停，仅念了三年书，就被迫停学了。

父亲从十四岁到二十四岁这十年中，在永春的药店当学徒。当时每年的收入无法维持家庭生活，所以，一九一五年，在印尼华侨商人苏智贞的帮助下，父亲怀里揣着祖母给他的仅有的三块大洋，出国到苏智贞先生在印尼的安汶同德公司当店员。后来，父亲被提拔为副经理。

一九二〇年，父亲赴望加锡任裕德公司副经理。

一九二一年冬天，父亲辞去了裕德公司的工作，到印尼万雅佬开设协丰公司，主要是经营进出口贸易，进口西贡大米、香港什货，出口椰干、孝只孝花，当时有五、六名职工。

我父亲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青年，他长期生活在海外，深感华侨无强大的祖国作靠山的痛苦。当时华侨受到了帝国主义、殖民地政府的重重压迫与歧视，生命与财产都没有保障。为了团结广大华侨，父亲积极地参与华侨社会活动，兴办教育，组织商会等，利用多种手段与机会开展维护华侨权益活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父亲激于爱国的情感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积极负责主持万雅佬华侨抗日筹赈会以及其它抗日活动，因此引起日本特务的仇视与监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印尼的局势很紧张，当时有些友怕父亲有生命危险，力劝他回国避难，他接受了亲友们的意见，于一九四〇年搬家返国。

一九四二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万雅佬，协丰公司的全部财产悉数被没收，公司的经理潘世湖，则被捕入狱，抗日筹赈会的其他人员汤金珏、李贞禄、李源远、李德仁四人，当初父亲劝他们也回国避难，但他们认为自己不过是一般委员，关系不大，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没有接受父亲的劝告，仍留在万雅佬，后来竟不幸被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地活埋了。如果父亲没有离开万雅佬，难免也会受到同样的遭遇。

我珍藏着父亲同四位朋友的一幅合影，照片下面是父亲写的题词：“一九三五年秋，与黄汉琪、汤金珏、黄大良三君回国观光，八月十七日，道经峇塘，漫游古迹，兴致盎然。二次大战，日寇南侵，汉琪兄病死，金珏兄殉难，孰料峇塘之游，竟成最后之留念。痛哉！扬祖志，一九五〇年九月九日。”照片上所写“金珏兄殉难”，就是指被日帝活埋之事。

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协丰经理潘世湖，即将协丰公司的不动产，椰园、店屋（约值七、八万美金）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恢复了协丰公司。

一九四六年，父亲率全家回到印尼万雅佬，由于得到旧时亲友的合作，集中了协丰、永成太、益兴、英洛、大成、锦兴这六家公司的资本与人员，成立协丰永乐公司，由父亲担任总经理。经营椰油厂、汽水厂，並收购椰干等土特产出口，当时有职工数十人，总行设在望加锡。

一九四八年，经协丰永乐公司诸股东的同意，将该公

司的资本抽出一部分，与郑仓满先生等人合作经营华兴公司，总行设在望加锡，分公司设在雅加达，经营进出口贸易，输入大米、布匹等，输出雅油、孝只孝花等土特产。以后因营业的需要，华兴公司又与朋友合作，在香港及新加坡设立成丰公司。

我父亲把带回的大部分资金，捐献给了地方福利事业。父亲认为捐款办地方福利事业是他应该做的事情，自己的财产无保留的必要。

一九五五年，国务院颁布《华侨申请使用国有荒山荒地条例》，使父亲备受鼓励，迸发出极大的建设家园的热情，也更坚定了父亲致力于家乡建设的信心。为建设和经营猛虎华侨垦植场，父亲先后投资四万多元，并亲自勘察地形，选择场址，制订开垦荒山的计划。在建设垦植场的日子里，父亲带领着职工在猛虎山上搭草棚，睡草棚，吃番薯，他们披荆斩棘，搬石砌岸，垒田整地。在山顶上，种下了二十万株松柏，还在山上种下了大片柑桔、油茶、枇杷、板栗、桃、李、梨。听父亲说，当年为了发展家乡的柑桔生产，他亲自去请一个有种植柑桔经验的技术员到永春。如今，由父亲首创在山地种植柑桔的永春县，已经成为全国柑桔生产基地。

父亲是实干的人，他认为没有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就谈不上事业的发展，因此，父亲爱惜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一经发现，便视为珍宝。正是出于干事业的需要，父亲一贯重视人的培养，这是他一贯热心捐资办学的原因之一。

早在一九二四年，父亲就在侨居地印尼万雅佬创办中华学校，在永春达埔家乡创办五保小学。五保小学经费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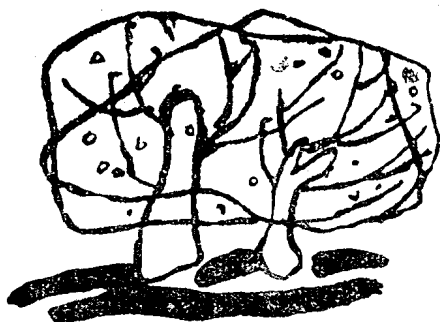
是由父亲负责的。父亲在侨居地办华侨自己的学校，为的是让子子孙孙不忘祖国的文化。一九五二年父亲回国观光时，看到祖国建设要发展，要在一片废墟上建设起强大的新中国，是多么急切地需要培养出大批的人才。因此，他捐资人民币四万七千多元，在家乡创办延清小学。他回国时还特地从广州带来五株玉兰树苗，亲手种在校内，以“树木树人”的精神勉励教师，为国家培养人才。一直到一九六〇年，延清小学学生的学杂费全是由我父亲支付。对于升入高一级学校而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他一登记在册，每人每年资助一百二十元。我还记得我们在北京上学时，家里保姆的孩子都由父亲资助，得到学习深造的机会。父亲于1949年资助家乡创办永春第五中学，先后共捐资三万余元，建筑校舍，添置设备。他捐资倡办过永春华侨子女补习学校。福州华侨中学的筹办，北京华侨幼儿园的创办，他都捐资。一九五四年，父亲捐资四万元，並发动其他华侨捐资，建筑了有二百多张病床的永春县医院院舍，又捐资建筑了当时达埔公社卫生院的门诊部。

我父亲创办猛虎山华侨垦植场，先后投资四万多元。农场移交给国家后，这些钱分别捐献给蓬莱生产队一万五千元，建筑蓬莱拱桥一万多元，给延清小学一万多元，四万多元全部用于公益事业。父亲说：“从农场开办到结束为止，我从没有拿过农场的半点利益，最后又把资金捐献出来。”

以上这一桩桩一件件，证明父亲的心里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国家的兴旺发达，家乡的经济文化建设。他有一分热就要发出一分光来，凡有益于人民的事，父亲都尽心竭力去做。父亲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名字和他的业绩，永远

铭记在他的子孙后代心间，也永远铭记在家乡人民的心间。父亲那满腔的爱国赤忱和叱咤风云的创业雄风，将永远激励我们为祖国为人民发出更多的光和热。我们为有这样一位好父亲而感到无尚的光荣和自豪！

（本文是尤扬祖先生四女写的回忆录，原文约8000字，本刊有删节）



敬怀叔祖父尤揚祖先生

尤 南 郡

我的叔祖父尤扬祖先生，生于光绪十八年十月初四日（公元1892年11月22日），幼年时，家境贫寒，只读三年私塾就停学了。母亲做豆腐，他肩挑叫卖，以后到城内一家中药铺当伙计。1914年22岁时得到亲友的鼓励与资助，到印尼谋生，起初在安汶，后到实勿濞，都是当店员。大约在1923年31岁时，与同乡到万鸦佬经营土产。由于勤苦经营，恪守信用，得到乡侨的信任，生意逐渐发展起来。1924年，他发动华侨并带头出资创办万鸦佬中华学校。他为人豪爽，热心公益，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精神，深受众侨亲的信赖，被推为董事长。1929年，他在家乡独资创办五保小学，使学龄儿童有学习的机会。

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略者发动太平洋战争，每占领一地，就疯狂搜捕积极支援抗日的爱国华侨。家叔祖父积极抗日，又带头捐资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任印尼万鸦佬筹赈会主席，是日寇搜捕的对象。幸好他已离开万鸦佬，避过日寇的屠刀。

1950年8月，印尼总统苏加诺到望加锡视察时，华侨举行欢迎大会。叔祖父担任大会主席，他在致词中说：“我们华侨和印尼居民要更加互敬互助，携手前进，为建设印尼而共同努力。我们希望中印（尼）成为兄弟国，为亚洲民众的幸福而奋斗。”我国决定在望加锡设立领事馆

时，叔祖父立即把自己的住宅让出来，作为领事馆的馆址。

1951年国庆节，叔祖父参加印尼华侨第一个回国观光团，任副团长，在首都北京参加国庆大典，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而后到东北参观，所见所闻更增加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十一月间，他回到家乡，第二天就到离家近8里的猛虎山察看解放前他出资封山育林的情况。他说：“永春是山区，山地土壤好，根本的出路就在开发荒山。这样好的山地不开发，太可惜了！靠山吃山，南洋也是开垦山巴种橡胶么！”以后，他对我说：“我想先开垦猛虎山，边开垦边试验。计划山顶种杉、松、竹，可以贮积水源；山腰种柑桔、油茶和其他果树，种一些中药材及蓖麻。也要种地瓜，当年种，当年收益，以短养长”。

他这一年回国观光后，看到祖国建设多么需要人才，就在家乡独资创建延清小学，1952年冬建起了20间教室、一座大礼堂以及教师宿舍、操场。直到1960年，蓬莱村的学生学杂费都由他支付。对那些升入高一级学校而经济上困难的学生，则逐个登记造册，每人每年资助120元。他还先后捐款三万多元兴建永春第五中学校舍，增添设备。

1953年秋，叔祖父回国定居，这一年冬天独资创办猛虎华侨垦植场。这时，他已62岁了。然而他不畏严寒，上山指导，同大伙一起睡草棚，吃地瓜配稀粥，规划山地，制订计划，建好场舍。第二年春在海拔740米高的猛虎山头种上了20多万株松柏，山腰种上大片柑桔、油茶和桃、李、梨、枇杷、板栗等。经几年的实践，首先在山地试种柑桔获得成功。由于典型示范，柑桔生产迅速扩大到天